

会说话的历史

VIRAL MYTHOLOGY

[美]玛丽·D.琼斯 著
拉里·弗拉克斯曼
兰岚 李芳 译

- 如何破解历史长河掩埋下的古文明真相？
- 智慧、科学与真理如何通过神话传说、艺术作品和建筑形式流传下来？
- 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信息如何实现病毒式疯狂传播？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会说话的历史

VIRAL MYTHOLOGY

[美]玛丽·D.琼斯

拉里·弗拉克斯曼

兰岚 李芳

著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8-2017-03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会说话的历史 / (美) 玛丽·D. 琼斯
(Marie D. Jones), (美) 拉里·弗拉克斯曼
(Larry Flaxman) 著; 兰岚, 李芳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16-9155-6

I. ①会… II. ①玛… ②拉… ③兰… ④李…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7219 号

Viral Mythology © 2014 by Marie D. Jones and Larry Flaxma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Career Press, Inc., 12 Parish Drive,
Wayne, NJ 07470,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会说话的历史

HUI SHUOHUA DE LISHI

作 者 [美] 玛丽·D. 琼斯 拉里·弗拉克斯曼 著
译 者 兰岚 李芳 译
丛书策划 王毅
责任编辑 宋舒白 张培培
装帧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张爱华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猫店 <https://hljjycbsts.tmall.com>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75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9155-6
定 价 38.00 元

谨将此书献给马克斯·琼斯和玛丽·艾莎·弗拉克斯曼。

过去和现在的信息可以为他们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愿他们合理利用。

序言一

集体意识和云计算

请大家花一些时间看一看自己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吧。虽然在外观和功能上各有不同，但这些设备之间通常能够进行信息交流。近年来，云计算逐渐成为发展趋势，在这种技术之下，不同的电子设备可以通过远程数据源来分享和检索数据。我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与早期人类的信息扩散方式十分相似，我把它称为“宇宙云计算”理论。然而，仅仅基于考古记录中发现的物质形态的证据，我们对于信息在古代社会传播方式的认知还十分有限。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实际上非常有限。虽然在小学课本上，我们可能学过一些历史知识，但那些关于古代文化的故事，也是在近代才写成的。除了一些宗教典籍外，相比之下，记载古代人类生活和文化方面的现存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稀缺。目前，我们对这些文明的认识，很大部分来源于从古迹中悉心拼凑还原的证据以及随后对文物的分析。人类对古文物的研究，绝大部分始于近几个世纪，而几百年的

时间在浩瀚的人类史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笔。

最初作为一项兴趣爱好，这项被称为“古文物热”的研究早在公元前 1000 年就开始出现了。这在古希腊的典籍上就有记载，当时人们会根据石器来推断某些失传的工艺。对过去历史的考究，或许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兴趣的一部分。人类在史前就开始寻找遗失的宝藏和古董，盗墓活动盛行。然而直到 17 世纪和 18 世纪，这种非正式的行为才开始逐渐转变为一门科学。

据称，最早的一批系统性的考古挖掘出现在 18 世纪。当时的三大挖掘遗址分别为：1738 年的古罗马赫库兰尼姆和庞贝遗址、1784 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的挖掘遗址以及 1798 年拿破仑著名的埃及挖掘遗址。对这些遗址的探究，最终推动了此后一段时间内一系列的重大发现——从 1899 年苏美尔文明到米诺斯、奥尔梅克等文明的发现。

19 世纪，随着古文物研究协会的形成，有组织性的考古研究开始出现。许多协会对古文物研究所遵守的基本准则，是根据文物的分类、现场记录和影像资料的利用以及公开发表的论文而制定的。也正是通过这些协会，我们见证了协作挖掘的开端，并开始关注原住民的权益。

仔细想想，愈发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考古学实际上是一门新兴学科。考古这门科学及其相关发现，从 20 世纪早期才开始走进公众视野，并且一直在不断发展壮大，这推动了考古史上的一些重大发现。作为一门科学和一项事业，考古学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中，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程度也在不断进步。那么，考

古学是如何来诠释古代社会神话、传奇、艺术、社会阶层以及宗教信仰等传播方式的共同之处的呢？考古学所做出的解释并不够充分，而且此时下结论为时尚早。随着我们对过往历史认知的不断改变，我们的理论和对此做出的解释也在发生变化。

美索不达米亚是开始考察古代历史中信息传播方式的最佳地点。这片区域包括现处于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流域。公元前 4000 多年前，史上最早的城市文化开始形成。这些早期的文明包括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等人创造的文明，他们有详细记录生活细节的传统，因此，人们通过记录对这些文明有了大量了解。

公元前 4000 年前的最后一个世纪里，无论是文化还是人口数量，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眨眼之间（大约 300 多年），我们见证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宗教理论以及书面文字的诞生。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飞速发展呢？这是一个未解之谜，也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然而，其中一个流派认为，这些文明的进步是由西亚入侵者带来的。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相信“亚洲侵略论”的存在，认为亚洲入侵者导致了早期非洲文明的转变以及王朝根基的建立。在考古学记录中并未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以上这两种理论。然而，这并不代表二者之间没有联系。埃及和西亚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毋庸置疑。远洋航队的发展壮大，加剧了两种文化的频繁接触。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间的联系之所以大大加强，正是得益于此。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化的高速发展，另一种观点是人们对灌溉的需求，即人们对水资源的竞争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对日益增长的劳动力的管理，则刺激了社会体制的发展，这最终导致国家上层建筑的崛起，庙宇和政治中心的建造，也正体现了这一点。随着经济活动日益集中化，人们愈发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复杂记录系统，比如我们发现的苏美尔人圆柱形印章和成百上千个楔形文字石碑，这些都是用来记录当地及远途商业贸易的。

反过来，对工作专业化的需求，比如书吏、工匠、管理者、神父以及其他统治阶级高官，也体现了从使用部落法律到政权更为集中的必要转变。这种转变通常被称为“城市革命”，而这种转变可能是导致特定区域文化统一的原因。

信息为什么能在跨地区的不同种族之间传播开来，用上述理论来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考虑过下面这一点，那么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大约同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另一些文明在科技、艺术和其他社会层面也出现了类似的高速发展期，以奥尔梅克文明为例，根据考古学记载，奥尔梅克文明是在公元前 1200 年左右突然出现的。但在那个地区，似乎并没有发现当地文化逐渐发展的过程。显而易见，对于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或发展，我们无法简单地做出解释。据我们所知，这种文明在公元前 1200 年至公元前 800 年间迅速发展壮大。奥尔梅克文明的符号和手工艺品在许多不同的区域均出现过，比如，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难道，形成奥尔梅克文明的艺

术性和创造性的因素是在别处酝酿而成，而后才被转移到墨西哥的？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真实的情况也许就是如此。他们甚至还指出了中美洲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艺术和神话方面的共同之处。他们中有少数的人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理论：这些区域信息传播之所以那么迅速，靠的是看不见的外来文明的力量。可以认为，这种理论纯属猜测和臆断，因为，正如我们发现这些文明拥有很多共同点一样，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也非常多。比如，许多古代文字系统都属于象形文字，但经过深度研究，人们发现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很明显的区别。

那么，关于信息在古代社会的传播，考古学都教会了我们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我们看到的或许只是主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企图说服我们相信的。而最终，历史的绝大部分仍旧是个谜。托马斯·爱迪生曾说过：“对于世间万物，我们掌握的知识还不及百万分之一。”我敢大胆地说，这是一句很客观的评价。像玛丽·D. 琼斯（Marie D. Jones）和拉里·弗拉克斯曼（Larry Flaxman）在本书中所做的研究那样，只有采用跨学科手段进行研究，我们才能获得对人类历史的宏观认知。我个人十分热衷于科研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古代历史中信息传播的研究应更侧重精神和哲学层面，而非纯考古学方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宇宙云计算”理论。坦诚地说，这种理论并不能完全在考古学记载中找到理论支持，但在玄学、心理学、生物学以及量子理论等其他学科中，这种理

论能够找到部分依据。勒内·笛卡儿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卡尔·荣格在该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引入集体无意识概念。鲁珀特·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等当代科学家表示，一般而言，人类拥有一种天生记忆，这种记忆被称作“心灵感应”。所有的这些理论指明，世间万物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有的物种之间都有可能存在集体记忆。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自然界会以最简洁的途径进化发展。”不要通过填补空缺的方式来了解过去，让我们用“奥卡姆剃刀”理论（Occam's razor）来剖析过去文明的复杂产物，试着去了解深层的基础概念，比如“黄金准则”。大多数人对这种基本的道德观非常熟悉，即我们希望自己被他人如何对待，那么我们就如何对待他人。下列表格展示的是这种观念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环境下的多种形态。

黄金准则的共性

儒家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 <i>Analects</i> ） 15:23
佛教	不要用自己的痛苦折磨别人。 ——《法集要颂经》（ <i>Udana-Varga</i> ） 5:18
印度教	如果做某些事会使你感到痛苦，那么请不要对别人做这样的事情。 ——《摩诃婆罗多》（ <i>Mahabharata</i> ） 5:1517
拜火教	对自己不利的事，也不要对别人做。 ——《合法和非法论》（ <i>Shayast-na-Shayast</i> ） 13:29
古埃及	不要对别人做那些令你感到厌恶的事。 ——《聪明农夫的故事》（ <i>The 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i> ） 109—110， 翻译自公元前 664 年至公元前 323 年末期的《埃及莎草纸》（ <i>Egyptian papyrus</i> ）。
古典异教	我如何对待他人，希望他人也如何对待我。 ——《柏拉图》

续表

犹太教	不要对你的同伴做你憎恶的事。这是基本准则，其他的都只是注解。 ——《塔木德，安息日》（ <i>Talmud, Shabbat</i> ） 31a
基督教	你想要他人为你做任何事情，先要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他人，因为这是基本法则和预言。 ——《马太福音书》（ <i>Matthew</i> ） 7:12（英皇钦定版）
伊斯兰教	一个人做到待兄弟如同自己时，他才能够配得上人们的信任。 ——《穆哈伊丁·瑙威圣训四十段第13条》（ <i>Number 13 of Imam Al-Nawawi's Forty Hadiths</i> ）
美洲原住民	不要对邻居无礼，更不要憎恨你的邻居，因为你委屈的不是他人，而是你自己。 ——《皮马谚语》（ <i>Pima proverb</i> ）

所有的这些例子风格各异，复杂多变，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创作而成。虽然具有不同之处，但这些内容传递了一个相同的信息，即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互惠原则。考古记录向人们展示了关于信息传播、人口迁移、贸易和人口扩张的各个方面，将这些考虑在内，仍无法完全解释上述基本观念在各种文化中的同一性问题。去掉了文化的同一性，这条信息所传达出的意思仍然是一样的。难道要我们相信“黄金准则”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天生的准则？如果是这样，那么它的源头在哪里呢？

荣格认为，人类通过象征符号经历了无意识状态，这包括所有艺术、音乐和语言，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考虑到这些象征符号所表达的潜在主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许在信息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集体记忆，或者是存在着希腊神话中所提到的模因。这种集体记忆或者模因通过人类的创造得到普遍传播。

在整个过往历史乃至当今社会，原型象征都在神秘地传播

着。然而，这并不是关于某一特定影像的传承，而是一段共同意识的经历。个体感知、共同意识和象征主义之间所产生的互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促进了个人的发展和成长。

回到我之前提出的云计算类比观点，想象这个世界存在一个充满了无限数据的公共意识。所有在设计和功能上独一无二的有机生物，都能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即它们可以将信息输入“宇宙云”，来发送和检索数据。同理，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交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媒介或者使用某种符号。具体使用哪种媒介或哪种符号，取决于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因我们各自能力和极限的不同而不同。然而，通过“黄金准则”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个有着神秘起源、包含着相同含义的信息仍然能蕴含于符号的深层含义当中。甚至在个体或整个文明消亡之后，核心信息仍然能够呈现出同一性，并继续传播下去。信息不会随着计算设备和有机体的消亡而消亡，就好比，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无法正常工作，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人们仍能在世界其他地方登录自己的邮箱，在线进行工作。

人们在旅行、互相沟通的过程中传播了观念和象征符号，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点不仅在考古学记录中得到了印证，而且在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得到了论证。同理，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同步平板电脑，我们的平板电脑也能与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同步，等等。这些数据的传播看起来是纯物理方式。如果一些人观察过两部智能手机之间的数据共享过程，然而并没有看到或理解这个过程背后看不到的细节，那么对他们而言，

两部手机之间仅仅是独立沟通，因为它们采用了相似的设计，具有相似的功能，并且彼此间距离较近。在本质上而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将精力完全集中于古代文化遗留下来的物理或物质性的证据。我们从文物中分析得出信息，而不仅仅是调查研究。这些观点并非相互排斥的，就像现代计算设备，我们距离很近的时候，能够通过物理方式共享信息。但我深信，这里面也有看不到的、非物质方面的因素，就像勒内·笛卡儿、卡尔·荣格和谢尔德雷克的理论调查中所阐述的那样。尽管古代人受限于地理和技术条件，他们是如何迅速地传播艺术、神话和宗教中的共同之处呢？我们只能将宇宙看作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存在，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希瑟·林恩

希瑟·林恩 (Heather Lynn) 博士是一位作家、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演讲家和考古学家。她是考古学研究中真相协会的主席和创始人，同时也是很多世界考古学会的成员。她的最新著作是《人类的神学：寻找人身上的神灵》(*Anthrotheology: Searching For God in Man*)，她在秘史、神话、神秘主义以及无意识的起源领域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发表过多次演讲。

序言二

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埃及古物学者 对古代象征符号的解读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古代象征符号的意义，这些符号一直伴随着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很荣幸成为这项研究中的一员。在人类发展史中，象征符号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是人类起源、发展以及维持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人类，我们拥有自己的信仰体系，并在信仰的指引和陪伴下生活。信仰为生活指明方向，回答了那些我们认为无法解释的问题。当我们将呈现在周遭的世界心存疑惑时，信仰让我们的思绪变得平静。人类已经意识到，我们构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阶层，试图将规则融入我们未能完全控制的生存环境中。人类的存在所形成的结构具有天然矛盾性，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性，我们发现自己对周遭环境非常好奇，并急于拓展自己的意识领域。

在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世界中，我们发展形成了一种

关于图标和图像的结构系统，这样就能将人类完全联系起来，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或是如何描述自己。这些形象化的描述，为这个与我们直接关联的社会，乃至更普遍的文化背景奠定了基本原则。

我们发现自己被象征符号所包围，并将它们用作与他人进行非语言层面交流的工具，而这个过程并不需要个人意识的思考。我们习惯于从个人角度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情绪、心理反应来解释符号。符号相当于形象单元，它并不一定要与物品的自然性质相似。一个单独的图像，其象征的范围可能小至某个文化要素，大至一个充分发展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接收到符号所传达的信息时，它能够触发一种即时的、明显的潜意识反应。

使用符号交流，将信息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这种方式早已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并随着我们一同进化。然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基本的意象并没有太大差异（使用几何结构和直线线条作为参考，经过数代人流传至今）。即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仍然能够辨认出数千年前的洞穴蚀刻和壁画，并将它们与我们归为一类。即使最初的起源迹象和早期的表现已经消失殆尽，它们对人类的影响力始终存在。然而，潜意识的相互影响和接受始终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虽处于潜伏状态，但将会永远存在下去。

现代埃及拥有大量古老的考古学遗迹，这在西方世界形成了对埃及神秘而深奥的学说，然而 90% 的古埃及仍然隐藏在时

间的浩瀚沙漠之中。试想一下，仍未被发现的知识和智慧的财富，以及这些隐藏的古老知识，能给我们的信仰体系带来什么。尽管如此，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是名副其实的视觉盛宴，刺激我们的感官和情感，某些时候会引领我们进行一场穿越历史的旅程，仿佛我们曾亲身经历某些重大事件。

所有的象形文字、建筑元素以及神圣而迷人的图像，都混入了一些象征符号的声音，就像一曲精心策划的乐章，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我们被这些经历唤醒，并带入不同层次的愉悦感觉中，某些时候会有一种陌生而尴尬的感觉，但同时这种感觉又是有趣和感性的。

这样一种充满神秘感的评价，存在着很多疑问：古埃及人是否已经意识到他们艺术和建筑形式中的寓意？他们的目的是否是将能够传递并被别人解读的信息植入这些元素中？传递给那些原本并不了解托特神（God Thoth）的赫耳墨斯智慧文献的人们。

埃及的象征符号一直令哲学家和学者非常着迷，他们试图重新发掘深藏于埃及废墟之中的深奥精髓，但最终无功而返。秘密组织、邪教、宗教和劳工家庭都采用了古埃及工艺，仿佛建筑的核心就是其本身。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莲花蓓蕾柱和额枋、“T”形十字章和蛇纹石冠装饰着我们社会的上层阶级，这些都模拟了失落文明中壮丽而宏伟的一面，却又再一次徒劳地试图将一种情感和心理因素倾注其中，好似权力的游戏正在进行。许多阴谋论者会同意这一点！

我探访了埃及的每个角落，追溯着那些勇于在荒凉沙漠中开辟路径的先人的脚步，有幸亲自观察了古代象征符号迁移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而尼罗河畔早已存在的寺庙城市的智慧和知识传播范围，则随着商路的扩张一同扩大。

结合了全新环境中的新兴和神秘属性而建立起来的国家象征符号开始崭露头角。新旧符号的合并已被研究者识别出来，他们破译并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旅行者、商人、驻军部队和移民劳工将他们的勇气和生存的故事，融入了炼金术的符号，并将其带在身边。随着商路扩展进入欧洲本土，他们将自己的知识传递给欧洲人。随后，欧洲人将这些丰富的知识和神话吸收、纳入自己的故事和信仰体系中。

那么，象形符号是如何影响普通人的呢？靠的仅仅是从远处隐约可见的不朽建筑，法老的安居所，人们对死亡、惩罚、回报、献祭的恐惧？是对于未知的恐惧？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影响方式之一，是向他人灌输一种恐惧——死后黑暗将攫取没有灵魂的躯壳。抑或是由国家所控制的、捉摸不透的艺术符号让普通埃及人无法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角色？今天的我们竟是如此不同？

为了防止遗忘，如今我们让周围环绕着相似的象征符号。事实上，我们整个生命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处理象征符号。在这方面，古埃及人和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他们同样被象征符号所围绕，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能通过符号或一系列的几何体来表达，比如神灵、神器、神谕、法术、魔法、（全民或